

遇见《中国村落》

杨圆媛

我出生在城市,在西湖边长大,当总导演夏燕平先生找我做大型纪录片《中国村落》导演工作的时候,我对这个题材是陌生的,生怕驾驭不了,因此开始是拒绝的,但想到夏公思想深邃、才华横溢,也就壮起胆子接下了。

《中国村落》共有七集,第一集《如画》,第二集《建构》,第三、四集分别是《家传》、《望乡》,五六集是《忙闲》和《田园》,最后一集是《再造》。每集各有主题,却又相互连贯递进,它的拍摄和文本,都是以一种打通、传递、统筹的方式来做整体规划,与传统的村子一个故事,一个故事一个人的表达不同,虽然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工作量提高了很多,但这似乎也给了我们另一种尝试和通道,去打造一部有人物、有故事、充满诗情画意的现实主义纪录片。

一、遇见村落

好纪录片一定要讲好故事;好故事,一定要用脚力去寻找。

脚底的泥土有多少,镜头里的故事就有多少,里面投射的感情就会有多深。我们穿越全国每个省份,从北方的窑洞、四合院,到江南的厅堂式住宅,再到云南、贵州的一颗印,以及福建的土楼,这些村落是天人合一的世界,是诗意的居所,民族的瑰宝,更是国家的历史记忆。爬过悬崖,掠过草原,渡过大河,我们在村落里寻找美丽的四季、生动的人物、打动人心的故事。

对于这种非虚构性影像的创作,它的本质特征是视听语言的纪实性,纪录历史,反应当下,传播知识,从而进行舆论和审美的引导。然而,自己不擅长的选题会有很多认知盲区,开展工作



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大量的调研采访。即使你的人生轨迹限制了你的生活方式,但走到第一线去,却是可以让纪录片导演了解大量生动、鲜活、真实的第一手故事。白居易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的主张,这既是古训,又是历代文人赋予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。不但文章、诗歌这样的文学载体需要“为时”、“为事”而著,我们纪录片工作者更需要对时代投入关注、对现实照见关切,坚持在非虚构的原则下,积极走入生活场景,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
为此,《中国村落》展开了大量的实地采访,我们在新疆遇到了图瓦人的后代,在四川感受了“春分”节气的忙碌,在福建的海上渔村生活过,在西藏领略桃花盛开的景象,在地坑村的天井下做过采访。这期间,我认识了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,他叫胡邦成,是浙江省新昌县胡卜村人,他很早就离开了村落去外面闯荡,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,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叶落归根。《中国村落》采访他的时候,老人家告诉我们:“我回到村里,真正去了解我们这个村,实际上是在听到我们从小生长的村子就要在原地建设钦寸水库了,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觉得,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胡卜人,我应该为这个村子留下点什么。”

实际上胡卜村应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、有血有肉的千年古村,它原名梅溪村,坐落在山环水抱之中,胡氏家族的始祖从公元968年开始在这里定居,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历史了,是新昌县内最早形成的村落之一。

现场,胡邦成老人拿出一张拍摄于2011年胡卜村的照片,他告诉我们,“这个就是我们老家,胡卜村,现在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到了,都被水淹没了”。

老乡告诉我们,已经一千多年历史的胡氏家族,传承到这一代,被水淹没水底了,我们该怎么办?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责任,那上对不起列祖列宗,下无法跟子孙后代交代。

于是,胡卜村人在丘陵起伏的宁绍平原上,选了一块高地,用铝板盖建了两座的库房,在大水即将淹没村落的时候,他们用最短的时间,对整个村子做了严格的测绘与标记,把整个胡卜村从水库底下搬迁出来,拆卸后的每一个建筑按照标记,整齐有序地摆放在高地上的仓库里。

打开仓库,里边堆满一个千年村落所有重要的遗存,新昌乡的乡主庙,胡大宗祠,明代的飞黄牌坊,都被一样样、一块块拆下来摆放在这里;从祠堂、庙宇、房屋、宅院的所有构件,到农耕器具、交通工具和家具什物,都记录了这个村子原来的生活面貌。

胡卜人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,所以现在这堆木头搬到临时仓库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一个胡卜村,把村落曾经主要的元素、标志性的建筑能够重现,让后人还能看到,原来这里曾经还有一个村,被埋在了水底。

“我觉得一个人,当你拥有的时候可能也感觉不怎么样,但一旦失去了后,你就会越来越清晰,这种对村庄和村落的感情是割不断的,有的人可能强烈一点,有的可能弱一点。”胡邦成说。

没有任何预先的安排,没有提前的准备,我们就在第一线的村落调研和采访中,遇见了村落,遇见了心声,遇见了深情。德国导演赫尔佐格曾经说过,如果他要开办一所电影学校,那么进入学校的人首先要进行一场5000公里的徒步旅行才有资格进入学校。无论是电影还是纪录片,只有生活的历练和走到现场去,你才能真正了解最真实的人和事,你才能体会真情实感,在你的作品里才有直指人心的共情。

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,我们中有一部分人离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村落,涌入了城市,高楼变得鳞次栉比,高铁呼啸而过,互联网生活也深入人心。然而村落从哪里来?中国要往哪里去?我们既不能机械简单地回归,也不能以经济高速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村落的新生。

几年前,我曾在印度的甘地纪念馆里,看到他写的一句话:“就物质而言,我的村落就是世界;就精神生活而言,世界就是

我的村庄”。村落的荣辱与沉浮,人们的坚守和徘徊,正是中国发展的脉络与兴衰,我们用时间和脚步去纪录中国村落,我想,这也是团队目的和初心吧。

二、遇见父亲

好纪录片一定要有充沛的情感。情感,一定要用好的镜头语言来表述,这需要有捕捉细节的功力,将“真善美”传达给观众。

从2016年接到拍摄大型纪录片《中国村落》的工作后,直到2019年播出,《中国村落》经历了整整三年多的拍摄制作周期。每一个有故乡的人,是心存敬畏的,浙江广电集团总裁吕建楚决定用《中国村落》这个选题来打造精品纪录片系列,由浙江广电集团和中国美院联合出品,浙江卫视拍摄制作;我们集结了精英的摄制团队,高端的设备支撑,以一种全景式的视听呈现形式,展现中国村落的历史、现状和未来,记录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村落的关注和思考,探索和保护,传承和振兴。

《中国村落》有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村落,这是从风景景观的角度;有触及传统文化、民俗风貌、家规家训的内容,这是涉及中国文化自信的追根溯源;也有开放地探讨中国村落何去何从的多种保护尝试,这是我们关注未来的责任担当。

在拍摄中,我们走了很多村子,看过很多风景,遇见很多人,在这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、承载了乡愁的村落里,我们从另一个视角中,了解了从村落里走出来的父亲、母亲。

冯骥才先生,是《中国村落》采访和拍摄的嘉宾,他曾经以作家和画家的身份被人们所熟悉,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他笔锋一转,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,来做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

作,被称为“中国村落保护第一人”。早在1992年,冯骥才的父亲去世不久,他曾带着母亲回到父亲的家乡,由此开始了一段更深刻地理解和了解父亲的心灵之路。

“那是在民国初年,外国人在天津建立租界,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过来,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的南方人都来到天津找出路、找机会,我爷爷就是那个时候带着父亲从老家宁波来到了天津。”冯骥才先生告诉我们,他出生在天津、长在天津,然而到了自己四十不惑的年纪,慢慢地就产生一种想回到宁波老家、寻找父亲过去的这种感觉。

在拍摄采访中,冯骥才先生告诉我们:“我就在父亲从小生活的那个院子里,挖了两杯土,一杯土就跟我父亲的骨灰一起葬了,我要让我父亲有落叶归根的感觉,跟自己的故土在一起;另外一杯土就放在我的书架上,直到现在也放在我屋子的书架上……”

更深地了解自己祖辈的过去,这不是冯骥才先生一个人的人生感悟,这也是拍摄《中国村落》的命题,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,才能更明白自己将走向何处。

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深,土地的观念很深,中国人把这“根”性的情感看得很重要,父母、家庭、兄弟姐妹,故土、故乡、故人,邻居、朋友、玩伴,这些是我们心灵收获的一部分,也是情感依傍的内容。所以中国人,特别是岁数大了以后,过去有句话叫“叶落归根”,老了还是要回家,回到自己的故乡里去生活,觉得那才是自己的家。

树高千丈,它最后根系的还是这块土地,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情感;所以我们讲乡愁,乡愁都是因为离开了我们的故乡,才有了这种从心底最深处翻涌而出的真情实感。

《中国村落》这个选题不好做,从横向上,我们从几百万个传统村落里挑选出有代表性的村子进行归类;从纵向上,我们实际上是梳理了几千年的文化和情感的脉络。村落不仅是农业文明最真实的活态存在,更是记载了五千年华夏历史的“博物馆”,我们从村落里走出来,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。

2003年,当时已经76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回到了阔别70年的故乡——福建永春县。“6岁时朦胧的记忆又变得清晰了”,余光中说,“童年的天空,看不见风筝,看到的是轰炸机”,余先生一生漂泊,从江南到台湾,在美国读书,任教于香港,在台湾安度晚年,但他说自己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。“我不仅会再回来,以后还要带着四个女儿回来,”带着从美国回来的孙儿孙女回到村落,这是一颗中国心在故乡寄托的初衷,这里有家族缘起、饮食习惯、传统美学,这不仅是父亲的用心,更是希望孩子们在了解中国、热爱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找到自己来时的路,在了解这些细节的过程中,我们也在这份真情中受到了洗礼。

余光中先生于2018年驾鹤西去,故人已逝,但乡情不变,追寻父辈的脚印不变,《中国村落》关注的不仅仅是一种物态的存在,更是表达了一种形而上的真情实感。

三、遇见自己

好的纪录片一定要给人启迪。启迪,就要有久久回响的思想。

我们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



去,无论是从中国乡村走出来的谋生者,还是立足于都市的创业者,在我们的心灵深处,这种传统和原始命题是每个社会个体的精神家园,渗透在我们的成长、记忆和情感之中。

无论哪个时代的电视工作者,都应该为历史留下栩栩如生的影像镜头,我们通过认识村落,进而了解我们的祖先、我们的过去,把握当下和开创未来,这是一种情怀。但我们要把这种情怀隐藏在内心,用我们的拍摄记录和表达思考,来激发彼此的感受。

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在失去它的村落,仅仅十几年时间,我们最起码有100多万个自然村没有了,它在大量地消失。在这个迫切需要关注和保护中国村落的时候,我们的纪录片有着从影像上记录村貌村风的功能,也需要回望过去的自省,更有如何保护村落的探索。因此在拍摄《中国村落》的这几年来,我们拍摄团队不但多次来往于村落之间,反复记录那里的春夏秋冬,还有倾听和了解保护村落的建议和行动,这实际上是将纪录片变成一个开放的平台来提供有效的参照和反思。

近几年中国人依山而聚,逐水而居的乡村格局、乡村建筑在慢慢消失,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类文化遗产,我们的历史传

统、内在美学、精神价值观其实都是这块土地给予我们的,归纳总结,整个纪录片的七集以主题先行的方式来分集,把内容打散,服务于主题。

近几年,国家通过大规模的调查、立档、财政扶持、专家驻村等措施,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从局部、零散、盲目的现状逐渐引导整合成为国家战略和行。原来各自为政的村庄建设、非遗传承、文物保护、文化建设如今也逐步纳入到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。

2017年9月,天津大学迎来了一场“为未来记录历史”的国际盛会,《中国村落》受邀参加了这次国际研讨会。在这次研讨会上,很多从事村落和遗产保护的人,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先生表达了“我们消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认识”的担忧;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先生建议,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制定严格的规划;向云驹先生说:费孝通先生最终以美学的概念,“美美与共,各美其美”来说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,所以我们来看文化遗产保护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。

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,贾平凹也曾说自己的定位还是农民,自己的本性依旧是农民。“当别人在写繁华城市的红男绿女,写汽车洋房咖啡酒吧里的生活时,我们的写作要告诉别人,世上还有另外一种人群,这群人在中国还是最多的,还有另外一种生活,这生活是最真实的生活。”我们不理解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,其实就在传统民居、传统住宅、传统村寨文化里面,就是依附在这些物质形态上人们的一种思乡的感情,这种思乡的感情

因“村”而存在,因村落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物所形成的场景而存在。留住了传统的村落,就留住了传统文化。

在《中国村落》的镜头里,很多中国村落,有的依旧保存得相当完整,也有消失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里,还有的是自行衰落的。1986年,南希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,她第一次来到安徽西递古村落,就惊叹这座“漂浮在田野之上的村庄”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二十年后,2006年,当南希教授再一次来到西递时,生态被破坏了,农田不见了,这个村落的农耕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我们每一个从村落里走出来的人都与村落的命运息息相关,如何保护它,这不单是政府需要合理引导的事情,更与生活在村子里的村民紧密相连,所以我们对焦于每一个平凡人对振兴村落所投注的热情和热爱。

“抵达故乡,我即胜利”,叶赛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,不管你是荣归故里,还是追寻万千世界,村落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,传承着文化延续;不论你是坚守在这块土地上,还是留恋于现代都市,我们的村落依旧在那里,有些在风雨中漂泊,有些成为了旅游景点,有的还在等待村民回归。

当初,因为不了解中国村落,我差点错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。然而,经过这几年的历练,走过祖国的大好河山、田埂河道、巷陌坊间,我更愿意在闲暇时间请老爸给我讲讲老家的故事,更愿意在厅堂的天井下看着头顶的云卷云舒,更愿意在炊烟袅袅的黄昏走进农家的小院。

我的老家在杭州留下街道的东穆坞村,这里曾经叫“西溪”,据清光绪《钱塘县志》记载,一千多年前宋室南渡,宋高宗曾想在这里建都,并写下“西溪且留下”。虽是想提醒自己这里只

是“暂且留下”的处所,但赵构却早已忘记逃亡路上的狼狈不堪,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根发芽,这一留,便是永远。我的祖先在这里建立家园,我的爷爷造起了祖屋,我的爸爸在这里长大,从村落走向了城市,到了我这一代,早已没有“回到中原”的志向了一——在这块隐逸之地,祖先的故事,也随着时间,烟消云散了。我也是在拍摄《中国村落》之后,开始想寻找自己的过去,寻找自己的出处,寻找自己的基因。

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快速、便捷和舒适,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,有时间来回望我们的过去?现代都市的钢筋混泥土里,我们可不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我们的祖辈、与我们自己对话?

龚自珍说:“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。”四大文明古国,只剩下中国的历史没有断裂,这种传承的精神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延续。对我们的文脉是这样,对我们的中国村落依然需要这样的精神和行动。回头已不见来时路,唯有继续前行才是我们的通道。然而,一代过去,一代又来,中国村落在大地上却永远长存。

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,心里总有那个从村落里走出来的少年发出的声音:周巷的梨花,是记忆中一村一户散落在村头屋角若隐若现地开着的,多少年过去了,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满村满院、遍地盛开的香雪海,变成了产业的梨花终究敌不过记忆中星星点点的乡愁。

曾记少年游,转眼白发生,在都市忙碌的我们,总在高楼大厦处,望故乡、望母亲、望童年,也在车水马龙中,回望历史、反思现今、探索未来。我从村落里走出来,终有一天,还是要回到村落里去的。

(浙江卫视总编室)